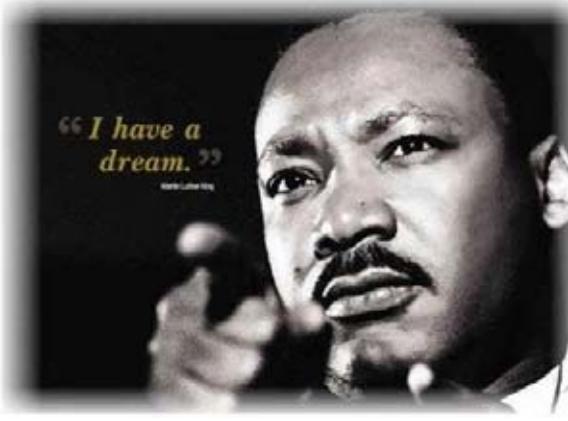


# 黑人正在用暴力毀掉其政治合法性

原創 我是北游 北游獨立評論



這是因為馬丁·路德·金領導黑人所贏得的政治合法性，源于其“非暴力”的主張和政治承諾。

而黑人群體動輒訴諸暴力的行爲模式，正在毀掉當初贏得其權利的共識和基礎。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著名的美國民權運動領袖，誕生於美國東南部的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市。

他從小就深受種族主義的傷害，所以積極參加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我們中國人所熟知的馬丁·路德·金一直都是作為黑人反抗白人種族主義的斗士的形象存在，但其實很多國人卻未必真正瞭解他的思想。

馬丁·路德·金受甘地主義和基督教教義影響很深，主張“非暴力”的鬥爭。

他強調在爭取黑人自由平等權利的鬥爭中，不應干違法的事，不能讓“創造性的抗議墮落成為暴力行爲”。

正下面這一段評價馬丁·路德·金的文字非常到位：

這是人類在面對苦難和暴政時，只有為數不多的心靈才能作出的堅韌反應。它的偉大之處在於，受迫害、遭凌虐的一方主動撤出“以暴易暴”的惡性怪圈，將自己置于一個十分不利的地位，以一種謙恭而又有尊嚴的方式邀請對方回到理性、和平、仁愛的規則中來。

不知為何，很多人跑到後台留言，逼我表態，說你為啥不寫美國騷亂，這是選擇性失明，是雙重標準，是不愛國……

莫名其妙，似乎不表態，不站隊，不支持黑人兄弟的正義行動，就政治不正確。

實在沒啥可說的，我很佩服有些自媒體，浮想聯翩，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從黑人運動看到了帝國主義的垂而不死，川普的黔驥技窮，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沒關注，是因為對我來說沒有任何信息價值。我說過，一個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靠譜的成績》。

美國周末突發的明州之亂，蔓延 22 州 140 城，聲勢浩大，氣焰熏天，重要嗎？一點不重要，很快就會平息，幾年後就會被遺忘，到時候依然會發生新的種族衝突，不發生才意外。這場偶發騷亂，對經濟、對政治、對國際格局的長期影響，幾乎為零，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研判？

對投資而言，它的重要性甚至還比不上同期發生的老川十幾分鐘講話。歐美股市深 V 反彈，周一 A 股暴走，看的是川普的臉色，而不是黑人的鬥爭。

為什麼川普講完話全球股市就應聲而漲，而多地爆發打砸搶卻無動于衷？因為川普周末的發言實際上是低於市場預期的報復力度的，雖然人狠話不多，但他沒有採取實質性行動，而是為以後採取制裁預留了空間。沒有取消獨立關稅區，是宣佈着手準備，因為我們這邊也只是剛出了一個決議框架，還沒有實質性的具體法案出台，未來的惡斗陞級是互動式的，互相看對方的舉措而動，我方具體立法出台估計得八月之後，也就是真正的纏斗和黑天鵝在下半年。

這就是本質。

為什麼我說黑人的抗暴運動沒啥實質影響？明州之亂不是安史之亂，更不會成為美帝中衰的分水嶺。因為種族歧視和濫用暴力，是美國社會的老問題，二百年來一直伴隨共生，這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化開放型移民大國必須付出的成本。你吸收全球移民，補充元氣，多元化，有活力，是收益；你必須忍受多元族群之間的尖銳衝突，乃至矛盾激化的間歇性破壞，這是代價。

瓜沒有兩頭甜，有利即有弊，有捨才有得。

所以我對中國引入黑黑綠綠外來人口，一直是存疑的，中國有沒有美國那種民族大熔爐

這裡麵包含的勇氣、智慧和宗教理想為後來歷次黑人運動所證實。

然而，讓人遺憾的事，幾十年前馬丁·路德·金達到的思想高度和境界，如今正離我們漸行漸遠，黑人作為一個整體正在迅速拋棄“非暴力”的抗爭模式。

我們來看看馬丁·路德·金說過的話：

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我們不會對你們訴諸仇恨，但是我們也不會屈服於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可以繼續干你們想對我們干的暴行，然而我們仍然愛你們。你們在我們的家里放置炸彈，恐嚇我們的孩子，你們讓戴着 KKK 尖頂帽的暴徒進入我們的社區，你們在一些路邊毆打我們，把我們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們仍然愛你們。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覺醒起來，真正信守它的諾言：“我們堅信這條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來平等”；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佐治亞州紅色的山丘上，從前奴隸的兒子和從前奴隸主的兒子將會像兄弟一樣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這樣一個不公正的狂熱情緒使人透不過氣來的地方也會變成一塊自由和公正的綠洲；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個孩子生活的這個國家，有一天將不再根據他們的膚色，而是根據他們的品德來評定他們的為人。

我必須對站在通往正義之宮的溫暖入口處的人們進一言，我們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進程中，決不能輕舉妄動。我們決不能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就啜飲敵意和仇恨的糖漿。我們必須永遠站在自尊和教規的最高水平上繼續

我們的抗爭。我們必須不斷地升華到用精神的力量來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

黑人為什麼能夠在馬丁·路德·金的領導下取得黑人民權運動的勝利？

不是因為白人屈服於黑人的暴力，而是因為馬丁·路德·金展現出來的“非暴力思想和行動”徹底打消了白人對黑人參與政治活動能力的深層顧慮，從而贏得了全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正因為馬丁·路德·金代表黑人群體，向美國做出了他們整體上有能力理性參與政治的承諾，這讓他們真正獲得了平等的政治權利。

上依然受制于膚色身份的強大制約，缺乏理性討論公共議題的能力，他們自以為打砸搶可以宣誓自己的權利，殊不知正在淪為政客操控玩弄的棋子。

從政客喪失基本價值原則，對選票耻辱一跪開始，我們已經可以預見到民主政治在未來的巨大失敗。

隨着美國人口結構的徹底逆轉，選票政治終將被選票反噬，縱容暴力的人，也終將被暴力反噬。

如同我在之前的文章《致我們越來越平庸的未來》中說過，我們的未來注定會越來越平庸，技術躍遷會導致整個社會的低智化和流沙化無法逆轉。在這個流量為王的世界，美國政治結構的糾錯能力到底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將變得愈加難以預料。

當黑人群體一而再、再而三的讓抗議墮落成暴力，也許是全社會該回顧下當初馬丁·路德·金所做莊嚴承諾的時候了。也是所有歐美人該返回去看看亞里士多德是如何描述政治生活的時候了——連自我管理都做不到的人，有能力理性參與政治嗎？

然而，現代人似乎都已經忘記了這一最基本的政治原則。

哈耶克曾經對民主政治憂心忡忡，他曾經說過，自由主義本身就帶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如同自由主義本身帶來的巨大經濟成就會導致自身的災難，當一個群體理性參與政治的能力和日益膨脹的政治野心並不匹配的時候，更多的權利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災難。

這幾乎是個顛簸不破的政治規律。

既然是規律，那就意味着，我們有極大可能無法避免為之付出慘痛的代價。

對於黑人群體來說，他們當年用“非暴力”的政治智慧贏得了權利，如今他們是希望用暴力，愚蠢得毀掉這一切嗎？

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為大家詳細剖析那個顛簸不破的政治規律。(全文完)



然而，我們在今日美國看到的是什么呢？

黑人依然缺乏理性參與政治的能力，除了暴力還是暴力，以前的暴力可能還有些許悲情，現在的暴力則是十足的囂張。

這不能完全怪罪黑人，沒有這幾十年來白左的偽善和無原則補償，黑人原本可以成長，而不會如今天這樣飛颻跋扈、是非不分；沒有政客的惺惺作態和縱容默許，公民的財產生命不會長時間得不到充分的保護。

今日美國，黑人有了豐富的選票，卻在整體

不是青天大老爺的恩賜，都是人民群衆維權鬥爭一點一滴日積月累起來的，包括美國，也包括中國。

公義永不沉默，不平則鳴，確實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第三，維權轉化為暴力行動是犯罪。**

依法維權，應當予以理解和尊重，但一個人的權利是以他人的權利為邊界，維權一旦轉化為暴力行動，打砸搶，那不是革命，那不是正義，那是犯罪。維護社會秩序是任何國家的正常職能，這一點，古今中外皆然。

**第四，案件公正審判，事件獨立調查，善後才體現一個社會的治理能力。**

關鍵是如何善後？白人警察過度執法，既不能包庇警員，認為寒了國家機器的心就沒有執法積極性，也不能借人頭一用，找替罪羊平息眾怒。這就需要司法獨立，審判程序不能受民意干擾，該怎麼判，就怎麼判。明州之亂的亂源，白人警察被起訴三級謀殺罪，不是蓄意謀殺，而且據說屍檢已出結果，黑人死因不是窒息而死，主要原因是心臟病和體內藥物濫用。我們必須尊重陪審團在查驗所有證據和卷宗後作出的判斷。

至於案件引發的社會騷動，現代文明國家之通例，均是平亂後設立第三方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由他們判斷警方是否構成過度執法，該認錯認錯，該賠償賠償，公佈真相，給公眾一個交代。第三方獨調會由律師、醫生、記者、教授、科學家等社會賢達組成，不能讓警方自己查自己，那結論永遠是文明執法，清白得像處女。這個道理很簡單，中國的貪官你讓他自查自糾，他永遠是好公僕，中紀委一查，就查出 7 個億贓款。

真正有點價值的是最後一條，這是美帝能在混亂中成長的強國之秘，對中國治理的完善不無可借鑒之處。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任何社會都存在矛盾。亂並不可怕，如何善後，才體現一個社會治理能力的高低。一味的悶住矛盾、壓制矛盾，只能獲得暫時的維穩，積累的負能量一旦爆發反而可能導致猝死；正視矛盾，釋放矛盾，運用公正的制度安排化解矛盾，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 談談美國明州之亂

原創 釋老毛

式的吸納和熔合能力？當年若讀徙戎論，今生不做兩腳羊？

作為民族大熔爐的代價，這種事在美國見怪不怪，每隔幾年就爆發一次，就像社會流感，不久前就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例如 2008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最大規模一起是 1992 年洛杉磯暴動，也稱為羅德尼金暴動，是發生在洛杉磯的一系列搶劫、縱火和內亂事件。起因都一模一樣，四名白人警察對一名叫羅德尼金的黑人青年過度執法，結果在法院被陪審團宣告無罪，引發全城黑人暴動。我當年看新聞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黑人的暴力反抗，而是韓國僑民的英勇剛猛。大家都知道，加州是多元化的移民大州，亞裔人口最密集，洛杉磯黑人搶劫華人店鋪，華人忍氣吞聲，拱手供奉，予取予求，對施暴的黑人連屁都不敢放。

這才是本質。

華語輿論場基本上都是垃圾信息，除了誤導，還是誤導，誘導你從一個坑到另一個坑，所以我不浪費時間在沒有價值的事物上。我說垃圾信息，不特指任何一方，實際上辯論雙方都是一丘之貉，面對同一事件，中國社會是高度撕裂和對立的，雙方都在斷章取義，只有立場，哪有真相和公正？

一方的觀點是冷嘲熱諷，唯恐天下不亂；另一方讓你看到的是警察與民衆和解，小清新跪求愛與慈悲：

也許，真相在兩者之間。你不能在一個地方支持警方，到了另一個地方又支持示威群衆，那樣的“有立場，無真相”是荒唐和令人可笑的。

拒絕雙標，拒絕站隊，事實求是，依同一標準公允評判，不難得出幾點共識：

**第一，警察濫用暴力、過度執法是錯誤的。**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有權就任性，不僅僅在美帝，在中國大陸，在港澳台，都存在過度執法的問題。在嘲笑美帝白人警察濫權的同時，也要反觀自身，自知者明，曾經的夏 XX 案、雷 X 案、東北一槍爆頭案，更不要忘記在神州大地 上頻發的暴力拆遷、血腥維權，班班可考，不可選擇性失明。

我們為什麼努力建設“法治國家”，就是為了對症下藥，“法治國家”這個詞是與“警察國家”對應的。20世紀，德意志帝國剛統一，公權膨脹，當時德國在國際社會上被譏為“警察國家”，為了甩掉污名，“法治國家”才被政府鄭重提出來。警察權是公權力與民衆接觸的第一線。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警。

**第二，民衆維權是正當的、公義的。**

雖然雙方都在甩鍋，互道“最亮麗的風景線”，但公民維權是行使合法權利，伸張正義，為權利而鬥爭，就是為公義而鬥爭。我們環顧周圍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沒有任何維權的社會，不是美好社會，而是一個殞屍社會。不滿足才能進步，截至目前人類文明的每一步改進，